

裨官野史
(阿曇)

覆盆冤
(六七)

人爲案中要犯。詎能私行開釋。恕之。雖有真盜。苟賄以金錢。將屈法赦之耳。今獨不然。誠所未喻。

語已而去。乙蟹伏旅店中。不敢出外間一步。亦不以本來真姓名示人。

蓋深知令之深險。迺異尋常。吾輩不幸預聞其秘事。彼必思殺之滅口。顧不自殺而轉假手于人。則其

險狠過于常情遠甚。甲不幸已攬其

鋒。一誤不容再誤也。

店中人受託而去。良久始回。同時

則神色懊喪。似失望而返者。隨曰

。所謀不就。有負委任。奈何。吾

初抵防營。弁欣然接見。蓋其平日

包煙庇贍。狼狽爲姦。時與商民相

接近也。及吾儕覲而後。詳述來意

。弁卽怫然。謂是人行蹤詭秘。據

線人探報。彼固與綠林中人爲伍者

。具有性命身家。乃轉爲匪人說

項耶。無乃不智。

弁聲色甚厲。吾輩知其素性貪鄙。

隔昨來訪。述及中西菜烹飪法。頗

饒佳趣。而以蟹之出血一事。尤爲

奇特。爰記之以資應用耳。以下姚君

言。今夏吾館諸廚師。因開薪問題

。曾罷工一日。要求館主加薪。大

有加則留不加則去之概。館主以長

此以往。恐於己不利。因提出一條

件。此條件無他。即如有能使蟹出

血者。當每月加薪五元至十元不等

。否則無加薪可能性。衆廚師聞此

條件。咸瞠目無以對。以館主故意

爲難。遂決議再罷工一星期。藉以

示威。時有掌管王某(福建人)者。並

獨謂館主曰。主人欲蟹出血。易事

也。惟須請打一銀針。針須細如線

。以資應用耳。主人頗異其言。姑

許之。越一句。銀針已打出。主人

曰。將何出血耶。王某曰。針刺蟹

腹。血可得也。刺之。果鮮血滴滴

。色帶微黑。約有一匙之多。主人

知其非常人。願每月加薪十元。並

將所打銀針。贈王某保藏。作爲永

久紀念品云。

石師曰。王某之使蟹出血。姚君所

目擊者也。姚君決不以虛語造余、

更證。劉仍假詞搪塞。居停仍扭交

繩。帶往東區醫署。署中醫士。

一見如故。蓋劉前在(九州)(中華)

(連昇)各客寓。均以拖欠房金。發

生糾葛。迨署長黃植夫訊究。劉供

家本巨富。爲興學毀家。某委員欠

若干金。一日未能償還。伊女舉止

端莊。丰姿頗不惡。鶴立於旁。淚

痕盈目。黃詢之則粉頰低垂。作金

人緘口狀。詢問再四。始喚答曰

。我母女流落至此。囊空若洗。房

金無着。任憑處理。言未已。痛哭

失聲。居停慨然曰。伊等如肯遷移

。房飯金可以犧牲。質之劉默無一

語。遂簽名具結了事。

劉出署後。母女驅車至五馬街文明

旅館。乃散發傳單。滿紙皆不倫不

類之言。公安局拘送法院究辦。以

其跡近招搖。行同詐騙。該傳單題

曰「慶祝國紀」。末尾有二印。一係

方形。內刊「科字」。一係圓形。

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等字樣。中

間刊「劉豫州」三字。傳單從略。

第二百六五頁

大漢公報 小品

同學姚君。現服務於本埠某菜館。余因蟹能出血。實爲創聞。故錄之。

譚組庵。并索三萬金開辦費。頗有

不付不休之概。副官處令衛士押入

汽車。送公安局拘禁半日。釋出

千元。不日撥來。請稍緩時日。無

千元。不日撥來。請稍緩時日。無